

九

籥

集

祭馮元成先生文

嗚呼自先生之遊九京也四海皆謂朝廷失一老成文章失一司盟乃澄更有隱痛隱憂不在老成司盟而在世道夫世道之隆替徵于陰陽而理微徵于風俗而遞變故先王於陰陽風俗委之宰輔封疆之臣而厪採五方之音以觀王風王風者田畯紅女成之文人騷士飾之而所以養文人之生氣生色者非二三賢士大夫不以聞之君父互相吐握默致太平之治者乎澄生也晚聞知者爲弇州先生若李本寧馮元成先生則從遊最久三

先生皆噓吸兩漢吞吐六朝其視前代曾無有偶俱之者而下士若渴四方十歸之如大海之納百川士得三先生一札則羽翼生一言則寒灰舞因是以發舒其意氣遊行公卿間藉吟咏以代從橫家言恃唇舌以代古任俠士其最下亦能使酒罵坐公卿率以三先生故多優容之夫優容一狂士似於國家之元氣無關然四民惟士鍾宇宙昆靈之氣士數奇於制舉而援戈貫弓又不忍低眉人前不得不借文詞以洩其忿懥不平彼不平之氣每好凌人有三先生覆露之因得海內縉紳先

生優容之則不平之氣皆轉爲陽和何自而不生太平之景色觀于今上辛卯已前可知已自朝寧之間不知何意而沮尼三先生于是縉紳之抱奇才負盛氣者逞衝車馳突騎欲以偏師抗衡三先生先生雖不屑與校然所謂狐壘其穴斯文之不祥起矣天下之能搦一字成一韵蚌珠初孕崑璞甫攻無不起而與三先生爭輝毒逐三先生憂讒畏譏僅堅壁深溝以御輸攻又何暇養士而縉紳之偏師亦罕墨守所以然者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而不收養士之益也尤有異焉宗京山則攻鄉

那宗華亭則攻京山宗李禿中郎伯敬則不持一
挺張空拳奮翼足以侮三先生騷人墨士從而効
之雅道淪亡矣無何王先生卒兩先生浮沉仕路
文章之典刑幾無以自存而士之窮困來歸兩先
生者若瘡痏之禽聞鳴弦而殞安能附青雲之士
以自致霄漢使翰音戾天哉不過如振羽之蛩附
砌成響其音細矣細甚則民不堪關係豈淺淺哉
向令縉紳之抱奇才者共尊三先生三先生不惜
齒牙獎借時彥四方之士庶兩先生宇下雲附景
從加以聖主之教育賢輔之吹噓以暢通其神

情文章詞賦當有傑出于世宗之朝雍和之風成而明良之頌奏國家蕭瑟之氣未必若今日也今海內諱言文章之日久矣縉紳之號爲好士者遇能誦邸報數章識權要數貴人則謬爲恭謹不惜杯酒延之上座其最上客能陰陽於時局則稱俠士如是主客在黃髮而口尚乳臭亦能勉之果可謂能養士乎爲其所養者果可稱文士乎俠士乎而文章之士焉得不徙業乎今天下奇士不屑爲古文詞矣乃壯夫少年舍制舉外又無所以耗其雄心設有若唐季之黃李者求一逞其

志患且不知抵止則世道何可一日無兩先生爲文士之四豪哉夫兩先生爲天子養士氣生士色士皆相忘於寰區而縉紳士大夫亦畧而不察則兩先生之默有造于國家非淺鮮矣噫當今四方多事苟當局者存兩先生好士之心何患不得國士是文章外更有好士之道在所可痛者自以爲姬公復生而不知姬公成東征之功在吐握今縉紳非特不能吐握也含蜮沙攘鼠社嚮故交於几上爭相割烹庶幾一嘗以狗食指其人更出驕客下萬倍令天下之士倣效成風禽心獸腑肯

僅羽毛哉此澄所以旣爲馮先生痛而又深爲國家隱憂也嗟乎自文章之道不尊使才情曠世若董先生玄宰不專志詞場而游情于藝圃天下慕其才藝忘其文章又并才藝嫉之致鄒昆陵先生輩皆弃文章而托于他好若此而文詞士安得有生氣生色乎無惑乎頌聲之不作矣人知先生爲文章宗盟而不知先生憂國最深故澄不以文章痛先生而痛失好士如馮先生者爲國隱憂如左雖然士有不屑受人之吐握其人雖姬公豈得而吐握之哉吾未見其人其人亦未易見也

九籥後集

華亭宋林澄湛今甫著

海陵李思睿聖基甫校

楚遊五記

遊石照山記

江至武昌西城而南折是爲黃鶴樓枕江西嚮當
西流爲白沙洲屬漢陽疑劉公洲也稍南爲金沙
又南曰鸚鵡俱屬武昌樓下刻呂公黃鶴樓詩亦
寫翁照俗筆都無靈氣登數十級而呂公像在焉
寫真武臨翁肩關聖靈官傍立握槊卓刀若欲研

翁肘腋是何典章而不經如是又登數十級而最
勝悉具是矣雖昔人已乘之作似未盡美况太白
所不得道而敢贅言哉然無柰雀糞之加佛也概
言黃鶴之勝在迅流南決帆不及止櫓不遑撓紅
蓼綠楊偕白雲飄渺于天末晴川鸚鵡安能平分
南北與仙子文人爭此一衣帶水哉樓前有臺壘
石浮屠甚壯臺陡不可下從漢陽門出爲觀音閣
可俯江流臺之南鐫石曰湧月東一亭亦據江之
勝乃徐子卿爲太白解嘲而建也自亭而東便可
升石鏡亭而館人爲羽流私人以間關欺予與人

和之復循故道由武當第一宮而入曲折再三瞻
三清真武閣絕不爾雅啟鑰而登石磴百武至呂
仙亭翁坐而橫笛具食肉相非以棗脯生者中刻
翁養生歌歌載純陽集中亭外復亭曰仙棗下當
絕壁樹棗數株安期匿之耶何乏纂纂也西下建
亭僧憨山榜曰石照山宜仍舊名亭而不當稱山
石鏡山江楚多有之而非此地返自呂亭陟岡而
東樹影藏形可免衙人呵止蓋山前爲按察諸廨
山後又當武昌之陽至鐘鼓樓山脈中斷北爲方
伯署東則繚以墻垣疆楚府禁園不可問矣山名

黃鵠金竈玉潭信成冥密心結青松客情永慕而已北爲鳳凰山歷觀武昌近控蘄黃遠制荆襄扼其吭易於消萌杜孽則楚藩之設豈特無專饗文武之功睿謨遠矣守仁華越肉足食哉安不忘危揚水葛藟於茲三復

遊洪山寺記

余抵武昌旅鐵佛寺參禮諸佛暨阿羅漢相皆鐵
寫妙極人工蜘蛛井煙佛座下紅袖白衫翩翩而
來不可復矣寺僧朗若稱九峰洪山之勝九峰爲
無念道場程遠不可問洪山在望謀躡屐焉會友
人李進卿招飲因請挈榼洪山進卿許諾明晨乘
肩輿出南門邀進卿東經社稷壇壇多古樹中有
莎木半作赭顏行數里渡石橋而南山漸高久之至
長松下松數十株長者欲飛幼者若舞似爲岳武
穆樹而疑其多由兩廊石級而升越天王殿至大

雄尊處爲殿九楹生平所見未有弘麗若此者燕
中秣陵方斯劣矣相傳取楚王殿材制亦規焉而
不志之何也讀庭中碑知開山爲靈濟禪師唐廣
德中因五臺山僧不容有老人云遇隨而止遇洪
而留因至隨州住大洪山居人張武陵禱雨將宰
牲祠龍師請免牲代爲祈雨雨後不出武陵訪之
師猶入定蛛網眉間武陵因捨山爲寺師昔祈雨
以身許龍至是截體踐諾自血併流師旣示寂留
足鎮山元世宗南征登山四望見是山有大神狀
若禪德詢知爲師遣使至隨迎足入燕供之大內

勅於此地建洪山寺仍送還雙足至許州足重不能舉遂留許州於是爲隨爲江夏爲許州香火咸稱洪山其說與隨州圖經互異是山蓋八分山也升後岡至空香閣徑開嘉樹中幽邃鮮儼因登浮屠悉甃以磚寬博可內外歷抵第六層循外四周其東高岡翳之有大樹婆娑獨立疑武穆所樹北則臙脂梁城繞若屏帷江流分於山外問不暇詳目難遍極西爲鸚鵡諸洲咽江而遲其映南突培嶺曰鉢盂山山前湯孫河即八分河也長堤綿亘緘湖再三無柰魚鑰重開波光頻漏使置吳越之

間不煩點綴而西湖射瀆之妙舞清歌將偕畫舫
悉移此地矣昔吳大帝欲移鼎楚中帳下諸軍旣
歌不食武昌魚矣侍臣猶慮其不忘江夏復作建
康錄云武昌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分
八字數不及九蓋指此耳夫八分擎目強名爲眉
須煩石鏡之照即湖擬眉分亦令章臺京兆欲畫
難成况代易滄桑曷容膠議要出妬婦之口安足
爲楚都病哉東南山曰六老鹿泉寺在望白頭大
塊疑從此而南卓刀飛錫亦髡鬚入九峰矣抵塔
絕頂參禮諸佛盤桓良久循階而下余自辛卯登

秣陵報恩塔嗣後多病常疑足力不任今賈勇而
登息無一喘竊喜五嶽尚可尋盟進卿設腆饌於
方丈飲酒極歡締莫逆之好至晡而散由北麓入
東門道經武穆祠張王會之万俟皆反接祠達醉
眼甚快惜不及筆之若武林三罪人跼於墓中不
可擊矣武林有婦人焉會之配也乳光如鏡爲人
所摹倘老虜中安得有此簾弄哉天道好還民遵
直道三代也

遊大別山記

禹貢內方至於大別左傳載吳敗楚師即此地也
余於十月五日自武昌晨興渡江抵漢陽漢川門
登晴川樓南望江夏最西爲黃鶴樓其次石照山
又次黃鶴鳳凰梁城諸山晨霧障之佇以俟其開
始如畫之米中如畫之王終如畫之李矣北爲鳳
棲山府署隸其下東則大別障之其西大江所吞
吐也樓取晴川歷歷之意樓居百雉之上漢陽城
不啻一丸泥矣下樓而東不二里至大別南磯謁
禹王廟因登晴川閣亦曰朝宗樓樓凡三層其形

勝與漢陽埒東北濱曰龍嘉湖西北曰鳳凰山湖
煙輕籠山勢昵就似又淳陽所無折而東下爲舍
碧亭鐫石題曰江漢朝宗又折而下曰觀音磯羣
石萬頭如獅象龜鼈起伏江畔土人因爲釣磯坐
而網漁者若而人洵可羨也頭陀四五延予登閣
坐觀江流居然有萬里之勢昔劉定公會趙武於
洛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以今觀之豈特伊洛哉
宜九河疏鑿之處在在血食而禋祀缺然至元世
祖南征抵江夏登黃鵠山北望大別顧問土人何
名對以禹貢所載又問仙棗亭磯對曰昔有仙人

吹笛於上又問是仙名何對曰呂公世祖深愴蓋
誤聽呂公爲禹功也又以治水告成於弔伐有合
因勅建廟大別禹功因呂公而彰亦甚奇矣陶元
亮讀書喜誤以誤有新得觀呂公之對陶豈欺哉
漁人指山巔古道苦跋跡不能登府中郎官湖亦
長年爲政不及望而返甚矣薄遊之不能漫也楚
人呼大別山曰龜山黃鵠山曰蛇山因形似耳龜
峰山屬黃州府麻城縣舟行數里停棹涉漢口乃
入襄陽路也汙口在漢陽西三十里漢口與渢水
合汙乃古滄浪屈大夫遇漁父於此漢汙合稱誤

失沈吟曹公赤壁事久之豈荀劉諸君謀之疎耶
抑漢鼎將分特借周郎爲割烹也悵然而別

遊赤壁記

楚之爲赤壁五曰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昔周郎敗曹公處唐元和志云在蒲圻縣西北對烏林故南名赤壁今其地屬江夏圖經以爲江南信矣東坡所遊者江北黃州之赤鼻山當蘇君時江水直觸山下元末江漸成洲襟帶數重益增此地之勝土人目爲磯窩河後官黃州者念東坡所至輒有西湖因改磯窩爲西河以補守黃之缺其勝果屬於西湖因改磯窩爲西河以補守黃之缺其勝果沙堤綠楊寄跡焉亦屬鶩之逆旅也似不必借勝

江流而江流煙景皆勝目於此榜曰西湖覽勝西
下數十級曰白龜渚爲毛寶放龜處下數十級亭
曰水月上豐下削瞰之生汗石龜向江宛然欲逝
西北走陽邇道柳色未衰楓林間出疑美人紅袖
渺渺招予轉登觀音閣下供子瞻像青揚美少年
也于思拂衣領間飄然如純陽之侶傍列赤壁二
賦登梯抵中樓足遠眺矣仰勝未覽也最上一層則漢
陽武昌歷歷若孔雀開屏於西南而西山尤聳遙
想所爲九曲精舍今猶昔耶北望羣汀寒鴻與白
鷺不分主客而居鴈忽努翼悲鳴鷺亦群翹顧之

黯然興平仲善交之思返自前堂堂故南嚮刻公
滿庭芳及清夜無塵九十日春光三調蓋東坡當
年宴遊處也今生於今日此堂幾爲前魚矣公不
云乎曾歲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更數百
年安知此地不更勝於西湖耶六鰲失戴大海揚
塵良不虛矣黃州無權吏自今上始籍關門之
征少緩長年督促克遂勝遊天王聖明更似有
度越千古者

巴河觀紅樹記

楚黃蘄間當三江口之東土人曰巴河乃下巴河也上巴屬黃之羅田縣當下巴之口有山五支北來甚武俗呼五龍奔江宛如渴而得飲歡然相顧恩欲渡而未能者中支祠張真源以其有保障江淮功也土人祠之謹村居大都三老間有士人余之入楚也泊舟河濱遇雨不可行謁張王廟見六頭陀蜀黔江右不一有高卧者有持針縫衣及趺坐不起者叩竈煙所寄不食二日矣問不托鉢則曰雨若沾衣將餒復增寒余甚異之故與談論蜀

道移時日且沒而言笑如故且曰餓是尋常顧居士未經鍊七耳因傳辟穀術俗居効之則死耳令蒼頭持舟中粥餉之相揖而別嗟乎孔氏不怨不尤傳於遊衲陳蔡行歌方此豈有異哉是夜托宿於長年李氏李氏昆仲皆少年具壺漿鷄黍執主人禮恭而不僞似季路之遇丈人及反自楚復泊巴河夕陽在山振衣北岡時屬霜候紅樹萬千近者亦在里外若美人欲來不來招之無術羌非執禮而明詩何可望不可親耶親之亦復索然非如名花之可把若紅樹者其不可得而親疎者歟良

足法矣自今以處紅樹者處人浸假而身爲紅樹
焉往非交道師哉不特交也以紅樹方美人更大
有會一薦枕席味索然矣仙客桑亭不若無雙之
在禁掖押衙諸君未可以語遠也一切紅妝皆全
紅樹可以觀矣五支之最右者環水而居別分汀
岸屬黃岡其四俱轄蘄水返自舟中新月侵舷據
客子枕上榜人行歌相屬鼓棹江流不勝楚人之
悲亦喜其歌忘此身之作客因作一律紀之

九籥後集

華亭宋林澄湛今甫著

武昌李應選進卿甫校

江楚雜詩

將事江右婦烹伏雌以餉感百里大夫事作

烹伏雌行

金烏稅翼虞泉西寄語三鵠換碧雞碧雞夜叫陳
倉谷三晉神靈盡號哭中有亡臣作俘虜忽略飢
寒不知苦薄言詰日事長征緝鞅縫衣不暫停出
君寶劍爲君佩拂火如拂天漢星念君出門須一

飽顧視室中空若掃竈下伏雖忽自起延頸門邊
若請死爲君死獲千秋名瀝血釜中何必生三杯
太白一杯羹仰頭呌天天垂情遙看黃石爲前導
抵掌秦庭奪玄造鼓翅一聲白大東綺翼散霞海
水紅遂令關東如連雞玉璫翠羽不成栖不是雄
鳴飛海外同羣終日駭靈犀

渡錢塘寄故鄉

湖海豈易涉出門不畏人無言復宗黨有恥謝靈
神意逐風雲遠心隨歲月新名花千萬樹切莫負

三春

自嘲

山中雨後藥苗新倚杖尋來可療人何事仙翁貪
跨鶴蟠桃幾度不沾脣

贈萬儀部次公

昔年燕市麾霜蹄回首雲霄蹻自迷未折披香庭
內檻先燃天祿閣中藜心依北極頻瞻注情寄南
枝未定柄何事至今遲御李登橋相約次公題

寄懷劉中丞

屢逢小敵爲提師桃李猶含雨露私秋水西湖清
禮樂春濤東海卧旌旗欲趨講席探名理敢聽宮

袍復後時啟事當年嚴袞鉞蒼黎方切泰階思

哭曹伯樂

今古無多恨英雄與佳人所痛在英雄佳麗詎足
陳憶昔孫伯符羣彥孰與倫一朝志不遂天下竟
三分我師人中瑞秉鑒南國文鳳凰將九鶴矯矯
俱出羣六月息南溟三年羽翼新允矣來虞廷覲
此五色文一旦摧雙翮含意不獲申嗟我同門士
膠膝愧雷陳豈其乏素車偃蹇涅黃塵游閑走四
方風霜良苦辛音容旣永失夢寐徒相親功名匪
介意四海多未仁南望肅晨風杯酒聊奠君攬衣

步庭際撫劍空傷神

發章江寄朱叔熙

何處藏名更有天今朝又泛武昌船
黃蘆夜月家千里青簡寒燈客十年湘水嚮人分作淚吳鈎入
夢不成眠此生萍梗渾無定驛使梅花莫浪傳

武昌寄和劉玄度

二十年來鬢欲霜及門今日始升堂芙蓉露泣疑
龍夜青桂秋凝羨兔香才子挂帆神欲助酒人燒
燭興偏狂逢君謾說延津事夜夜光芒在斗傍時雲

居師已歿

其二

孤蓬出沒半雲霞
夢管偏宜住百花
五夜校書煩太乙
微詞非玉佩
東家西山爲雨君
休問南浦行雲
我欲賒喜見龍沙
高百雉祇應天上再宣麻

玄度

居百花洲南

其三

吳楚離居各一方
漫乘秋水白雲鄉
凝眸天路多疑似
屈指仙期尚渺茫
雞翅欲飛鳴漸遠
彭郎新娶夜初長
散花洲上頻回首
落月多應照屋梁

翹

昌府
山屬武

其四

池上將雛有鳳凰高飛鴻鵠附翶翔鉛藏筑裏聲
悲壯玉許城連價未償楓葉霜侵酣五夜榜人風
便夢三湘相逢空有匡廬約無奈康郎一水長

懷小別山寄彭蠡故人

煙棹西浮恨較遲征衣寒色若相欺大姑不嫁緣
何事小別千年未足悲風引漁燈聯復斷月微鴈
影似還疑歸心辜負巴陵道回首瀟湘起夢思

巴河夜發聽榜人歌

待旦經年事枕戈客心喜得楚人多凌波翻出羅

江怨對月傳將子夜歌疑送夢遊長樂堰若教冤
度莫愁河從來白雪難爲和擬借天風奏玉珂

時余

將抵秣陵長樂堰屬武昌

赤壁望武昌西山

煙含遠樹露微紅望斷吳王避暑宮不是橫江愁
欲渡挂帆猶擬倩東風

嘲小姑

遙憐小姑意應念女兒岡大姑不相讓誰許嫁彭

郎

望匡廬寄道友堅林

匡廬夢裏瀑應作雪中看悵望不可極白雲多晏安

登洪山寺浮屠

涉歷未能曲前途事可知雲霄無限路或有見容時

望岳武穆樹

千秋拂霄漢浮雲猶未開浪遊輕別去期與鶴俱來

白下囑夢

戲囑冰池夢今宵試一回霜繁兔易斷重度鴈應

猜戍鼓非相促雞聲不忍催客中無個事慢逐曉光來

贈平康顧女郎節

畫檻朱闌入夢遲莫嫌鸚鵡見人疑空中風雨隨紅線筆底文意擬色絲酒政坐消寒漏永春光暗逐舞衫移它年上苑傳花夜可似江南第一枝

其二

白雲倏忽渺無端來去輕盈厭綺綻錦字成吟香影細霜痕帶月鉗花寒啼春舌誰云巧映水千紅嬾再看耿耿銀河津可望未登天路閨應難

約字女郎聽歌先所歡至喜贈

擬聽清歌渡莫愁鴛鴦被底不相謀三更展鏡緣
何事一諾驅車可自由爭訝迎霜從圮上恍如乘
月到南樓今宵夢入蓬萊島奪得羣仙第幾籌

即事倩楊柳嘲麗人

沙堤楊柳近長干嫩綠肥來豈耐看學舞每嫌風
力細窺人不待雨痕乾方隨白馬搖波影忽受黃
鸝送舌端祇戀曲中偷折去那知春色漸闌珊

隱語嘲曲中姬

千里萋萋草色新放牛不識是何人名花入鏡蜂

思釀比目驚鉤餌悞綸欲杜王孫侵鳥道先防浪
子遞櫻脣畫眉已借南山案簾却春來幾度顰

謔螃蟹

誰將公子號無腸躁擾館中莫可當雙眼不來茶
竈冷雨蟄能減稻花香眉同母螭多應缺鬚借蝦
王那得長曾與離騷同一聲未通爾雅亦何妨

將館

躁擾及母螭缺眉俱出學士
鍾毓議懷王師長齋國事

九籥後集

華亭宋林澄湛今父著

海陵解學夔常興父校

書

與張叔翹書

金陵得徵美兄書知車駕言旋

璽書之錫不特光賁九京行且榮施四世恨弟旅
羈他鄉僅附賀交籍之末不得稱觴上壽抱歉何
如徵美備述雅意欲弟速還故里爲之釋疑解紛
雖骨肉至情雲天高誼何以喻之弟非草木安忍

負此深衷感激之下隨擬束裝東還會朔風方勁
水陸間關是以不獲如願然恐閣下未悉弟遠遊
之故及胸臆之私特以書對夫寒宗之難人知其
起於家奴尹京之無上而非也尹京之斷案章父
母據理原情法已正矣衆咸服矣又孰爲禍始禍
蓋發於尹京之戚曰許勝者勝爲隸人持籤周呼
誑言於門曰錢氏仍斷還宋宅矣於是寒宗始挾
婦東趨而原差金文以索金不暢誑稟失實雖錢
氏即刻到官而事已無及致有衆役之差斯時弟
若令二三蒼頭伺斷公庭則必不受許勝之誑言

致全文之誼稟柰弟家適構室鄉間無一紀綱

在郡而舍侄茴孫

宋蕃

少不更事遂爲人所弄弟

久家吳門因疾就醫故里於章父母猶未通謁然

誼切同宗不容不披纓而往一請見而章父母即

令左右悉召還諸役矣再請見而寒宗在繫者皆

寬假矣三請見而先叔及故里人皆得出獄就瞑

矣則寒宗之難忘者在許金二役而弟之戴德感

恩獲藉手以報寒宗者章父母也此恩仇之辨較

若蒼素不待賢智以故有叩及此事者弟直應之

曰寒宗之禍起自隸人若非章父母則不知所抵

止矣昔嘗以此對執事豈對它人而詞有異乎嗣後而謁師江右絕口不及也謁師楚中絕口不言也即今而訪及金陵亦絕口不言也夫世豈有存之於心而不形之口乎旣不形於口而猶存之心乎自八月離家以迄于今計五月矣豈五月不言而五月之後復忽言耶之江右之楚中之金陵不言豈之燕京而復言耶一日不言終身將不言矣一方不言隨處不言矣所以不言者仇屬於二役而恩歸於父母以二役而置之口弟之所不屑以父母而忘其恩心有所不安且有口言之則有耳

屬之不待垣也有手筆之則有目攝之不能秘也
令言於江右江右諸公必聞之矣言於楚中楚中
諸公必聞之矣言於金陵金陵諸公又必聞之矣
聞之則必述之豈言入于人之耳而不出於人之
口哉筆猶口也目猶耳也言至此而弟之作客可
無疑於父母矣既不疑於父母則即日東歸可也
終身羈絏可也弟之羈絏也夫何故哉先人有未
瞑之遺言思藉一第以報命而日暮途遠苟非避
跡遠方而復歸故鄉故鄉親友不以弟爲不肖情
與誼俱朝夕綢繆經年無休息之會况弟一歲連

舉兩兒於情又不能恝而回首文戰爲時幾何是以不忍復歸歸且無暇也而忍違心背理令鬼神交鬪其間以遺先人羞哉由此言之今日乃澄明發有懷之時而非含沙射人之會世豈有不圖瞑父之目而以恩爲仇操直作曲非喪心病狂必不至此業已喪心病狂而其言又孰聽之且弟一生半家湖海昔居燕京十餘年未嘗有疑之者居吳門五年亦未嘗有疑之者至于金陵則弟壬子已有遷居金陵議矣刻在拙稿可覆奚第金陵哉汴京弟故土也燕市薊北廣陵豫章武昌滔青弟舊

游也睨岫甄林俟飛鳥之倦并吳門舊業將敝屣焉頃袁湘真父母叩弟何事不家吳門弟答以不獨居一國若雲間不歸而見疑則吳門不家亦可疑耶要之章父母之於弟有德而無怨弟之於章父母有感恩圖報之心而無含怒蓄怨之理何也有恩當酬而無仇可復也弟與仁兄締好二十餘年自弟鬚眉以至肝膽夢寐皆能見之諒之必能以鼎言力任之章父母前保弟無它矣縱有疑弟者見弟此書亦未有不渙然冰釋市虎弓蛇自茲雖欲疑而無自况本無可疑乎嗟乎澄雖淪落然

自信頗堅用於時則無二諾之季布棄于時不失爲重一言之俟羸縱至于顛沛猶依然不侵然諾之貫高也何至心盾口矛下同魑魅令白日獨有其昭昭哉耿耿精誠竊意舉世無有能埋滅之者今也陰賊著於本心是自埋滅其精誠矣故曰無可疑者乃自信而不疑非自疑其心而姑釋於有道之前第曰不必疑也然弟非惟不自疑也更信章父母乃大有爲之人加以閭下一片熱心相助爲理則均役以別等威擴城以備扞禦奸宄屏跡積弊肅清使龔黃拜在下風以幾美二南不肖弟

雖寄跡四方有不歌鵲巢而詠麟趾以揄揚盛美者非夫矣弟感仁兄相念相愛之深刻於五內故不止於辨疑而又進烹鮮之說微然日月不居寶山空返豈非吾鄉一恨事乎吾鄉視弟楓樹也然于閣下爲桑梓於章父母爲甘棠起瘡痍而衽席之此其時矣伏惟少留意焉

附付各家人勿執陳慈并孫鯨弑逆書

陳慈之第三弑事發也我曾涕泣道之諭令自甘改過則不必到官而慈勿順也遂聽與許壽至公庭執辯我初不解其故已而詢之同伴蔣義則述慈云我揮五十金求一分上則事立解矣何必甘改過耶此汝等所共見共聞孰知國法難逃秦鏡不爽自羅法網今五年於茲寡母弱媳子女無依我日夜刺促於心而慈長惡不悛數於獄中興詐人之詞都院一訟可槩見矣至于孫鯨佯死投河從慈謀逆周官所謂幼弱不識誠當從赦宥

之科我所以不汲汲于獄成者欲慈悔過自新又
思我先府君遺未瞑之命且我年踰不惑未有
冢嗣一旦縱虎狼於野恣其吞噬則其如先府
君之志宗嗣之計何春風困人雖馬蹄未疾而倏
于去秋九月房中有妾懷姪遂慨然請于恤部先
寬孫鯨之獄今春正月幸復姪一妾自揣生平不
應屢沐皇天之眷此皆先府君先節母積德
所致澄敢不體天地好生之心忍我身猶生於人
世而二犯老死於獄中使母媳兒女終歲無生人
之樂哉况死生有命我之短修非慈所能操造物

司之莫可奪也微天之幸二妾之中得生一子以繼
先府君之祀則我死亦可無憾慈之悔過與
惡之不悛鬼神不能謀親愛莫能挽我亦何必過
爲之慮乎即南宮一第但恐我之孝思不能感格
鬼神苟精誠上通於天挽日回天由我掇之也慈
安能以弑逆之謀阻我孝思哉汝等自今對簿可
即以此情控之各位神明幸施法外之仁我一念
既决更無悔心藉朝廷之雷霆以少延不肖之
殘喘者昔日我未可以死也因二姪之雨露以少
延二姪之餘生者今日我真可以死也我心如是

而已亦何論慈之悔過與否耶略而不論可也恐
慈鯨與汝等未悉我情故付之梓以爲左券

贍途紀聞

華亭宋懋澄自原甫著

太白樓

濟寧古任國也城南有太白樓因城建基祠賀季真李太白八憲室豁可眺季真常爲任令太白客焉因造酒樓兩公常宴晤於此說者爲非其故其下藕花旖旎亭榭翼跂恍若江南城外天井閣爲唐尉遲敬德建至今仍其舊而不圮其地濟沂汶所會也尉遲爲龍盧節度鑿呂梁引羣水合流於此取名呂梁以險似尼宣所觀猶東坡赤壁也

語載南昌萬司馬記中文甚跌宕自喜記稱南旺
高天井九百尺天井聳呂梁如之夫濟徐相去里
三百餘南旺於濟僅四十耳而地勢不齊若此

王彥章墓

攻上縣城西渡石梁數十家爲五代王彥章墓翁
仲殞元虎足折羊角解矣僅餘一杯而殿宇鼎新
廟貌英武殊有生氣縣侯田君能新禋祀其揚隱
風頽意甚盛矣五代無君臣而彥章以武夫抗節
豈微令馮道生愧自朱溫而藝祖安得恃南面文
其汗顏哉若彥章者非惟力敵萬人胸中真輕九

士於一羽彼書生矜五車之富苟就功名者比比矣未識人倫敢以數行傲其不學乎是之謂無耻或曰朱溫篡唐而彥章死之似未合義噫自古忠臣義士爲萬世立綱常耳豈暇計一時君臣耶苟息歾於奚卓夫子有取焉故歐陽文忠首以忠義列彥章也嗟乎今子心皆期孝歾而逆子竊其首美臣心咸矢忠亡而亂賊惜其頸矣日月之影行於江海吞鯨吸龍明不加朗落牛馬洩中羣蛆溷焉豈惜其耿光躍而不照乎夫忠臣之不擇君而歎猶日月明於溟渤也容妄訛哉

梁氏墓

梁灝東平人及子固俱北宋狀頭固成名已沒灝始登第年八旬有二矣可稱志士而王元美先生辯其誣墓祔城北行人經其旁碑門石人羊虎具在平山峙其北襟大河而案兩培塿意艮龍也

國朝屢有顯者以豪華聞州人猶能道之余少年遇吳門人述元美云生平盛筵無過梁東平迭饗七日爲梨花舞而別美人捲袖回簾月下見梨花席地如雪夜鄒枚遊鬼園而時值秋月梁官翰苑

徐君墓

循泇河有徐君墓爲季札掛劍處古人譏季子讓國生亂此殆不然季子審音知風豈昧吳之興衰壽夢諸樊盛氣不可語莊季子心不任禪逃之他國如太伯採藥可也而依依故鄉意欲挽天心之將去乎抑太伯讓王而壽夢僭擬又季子所心非而不忍訟之口者意更微矣

梁王城

一統志
名梁城

泇河有梁王城崇墉猶在豈孝王所營耶鳬鴈無翼與高臺俱空於斜暉良可弔也自泇河抵南陽始達故漕河焚石沃鹽焦而加鑿幾四百里漢武

負薪方斯劣矣

平山堂

廣陵有二城平山堂爲煬帝迷樓處泉名第三勞爲太平寺謠云太平寺天下無雙萬曆時刺史吳公疏新城河築梅花嶺杏花村余遊於壬辰夏乙卯叩土人掬茂艸美其河土人至今稱利淮安及登州咸兩城俗呼呂字

符離集

卽南史吳明徹大戰處其石染爲黃河所啮圯矣今河雖阻於人工不經橋下然自小河走呂梁茶

城之際已無河流議者謂河走符離不特奪淮而南將睢泗悉阻朝宗

熙陵漸迷荻葦宜

聖明宵旰而圖也然河必不能南奪江流以沿江皆山耳

井羅城

枕黃淮一河之南又名韓信城豈甘爲鵠而韓鳩居之乎不然何彈丸而兩賢相扼也

露筋廟

按漢酉陽雜俎云是醉人血嘗白鳥滿露而死又云是鹿爲蚊嘗血夜斃成名

不著女子姓名或傳爲孟姜女誤也孟北抵長城

涅血殷骨豈遽涇於此然孟亦以嗜膚競傳古今
事相符甚衆余屢泊其地絕無蚊蚋豈精靈悲子
夜途窮倩清風沉之河耶

東平東阿

東平齊地春秋公會齊侯於平州其地也自東平
至東阿山勢皆自東而來天塹可拒奔突造化若
分燕齊而兩不特營結東齊實屏翰神京也齊宣
烹阿大夫蹟何以杳然使人臣無敗官之鑒噫車
書一統鑊中之肉不幾如抵乎

阿井

余曾至其地宛然如本草所圖聞施冬官駐張湫
時更新樓宇繚以墻垣非復曩時可恣浥矣水爲
濟伏流自西而東至此千里過此又伏故可以治
嘔血水色沉沉市張湫玄蹇革纏三晝夜成膠製
同鹿角

濟發源
黃屋山

古城

相傳爲先王會辯繆侯處河北高壘立三義廟嘗
讀單刀會雜劇壯繆指江水云這是二十年流不
盡的英雄血我欲引之以銘黃河院本作自關漢
卿文人而能寫英雄卿豈其苗裔耶

白洋河

通汴梁其水清臨清有河亦通汴城

良村

良村塔鐵造余曾遊其下荒涼京也在高唐北與濟寧鐵塔埒

高唐州

此非縣駒所處耶余昔年經其地見優人韋布余顏演關聖獨行千里音巴人下里耳烏覩所爲善歌哉元人長於雜劇名家多北人今山東竟絕響豈土人酷於思宋里巷耻習其遺音耶聞姚構卒

侍御官山東侯代索院本至數百若溪莊國博集
金元院本八十餘惜未盡謂覩

土城

自汶上至恩縣皆土城聞東平石城被神人於風
雨夜移去作兗州城豈天佑

聖祖祚魯藩以屏燕京乎不然此何以稱焉

燕京

堪輿指爲天市垣前五河襟之背負羣山則自太
行分脈龍驤鳳翥飲於滄海秦地山河百二視此
云何然因征定鼎出於

聖謨爲慮遠矣

泗州塔

塔甚尋常而指名天下以其中有定水珠也非是淮泗皆蛟窟矣甲寅秋吳人於殊腹獲珠若黍有賈胡識爲定風珠泛海可御颶風至訟於官榜掠幾斃珠竟不出噫若人不愧剖腹矣

滸墅

秦皇帝追刺白虎至此而失南有太石山箭闕可遊西爲耶律楚材墓妾也耶律墓在燕中劉秉忠墓在蘆溝橋北

金姬墓

金姬墓在虎丘西姬爲張王士誠妃妃歿聖祖圍吳時妃塞旗雲中若示救援

天子嗟異即其地築堤名金姬堰在葑門東其南爲黃天蕩北枕婁門之崑山塘堰據中流如孤嶼中截爲三東西及北三面皆巨浸而獨隘於南西即黃砂石橋本名楊枝塘橋爲韻訛耳

張王母墓

城將破張王請緩師就城中葬母而降

聖祖聽之葬已復攻戰城破求葬母處吳人莫悉

言者後王震澤家西城營室值母塚獲金寶不貲富遂敵國客携張王二子以逸亦莫知所在夫以聖祖而漏於吞舟似有意解網張亦人傑矣哉死有田橫風首列國殤亦屋社意也

井露寺

孫仲謀試劍石在軍營南城南招隱爲漢焦光隱處深二十餘里建石標焦名前有石池

丹陽

城北有培塿可望開家河

賀氏墓

即漢荆王墓聞劉季奴先墓亦有睨之者

徐氏墓

在一雲不愧淮陰萬家其坟卯山庚嚮南從高於
北護京兆罷官之歲虫食合抱之松如剪名松蚕
自庚戌甲寅江南之松被食殆盡武林之天竺虞
山之秦蟠皆靡牙遺亦猶修竹之災於花實也

瘞鶴銘

在焦山西崿下焦山之勝在四面可循江而遊金
山迺亦四通但不容犁耜余欲於焦山買洲數畝
率妻孥耕其中低回孟光益慙伯鸞之乏耻

焦山

龍王廟前宋時有浮橋通北固史稱瓦木既墜復跳而免蓋以浮橋可渡也

蒜山

在玉山東玉山之名疑土人因金山而續尾金山一名浮玉且兼之矣更誰玉哉文選載顏延年侍遊蒜山詩山甚峻而小殆不可遊

苦水舖

諺云苦水舗神仙畱一度後倚市也然粉鼻朱唇廝養黠徒所倚猥也蒼頭不屑寧神仙而畱客襄

陽荊州者侈妓女美而情余少年欲結客浪遊誦
唐人大堤行而止亦鑒苦水之浮譽客曰北方妓
女牽衣倘徇其丐淫則明晨旅貲攬於惡少半非
我有若然嫫母雖不能傾城幾於倒橐矣乙卯再
經不勝蕭索非若庚寅甲午猶是綏綏

楊州

唐史稱揚一益二高駢耗方士南宋疲兵戈今猶
四於江南非煮海不貲耶謝曰可云錦城絲管至
今日紛紛也

小鹽

高唐北三十里有小鹽歛土沃泉酒日輒就相望
壘甃迄於青州其味稍苦土人呼爲小鹽海水呼

大鹽

鹽河

恩縣南二十里有鹽河卽宋漕河東西龍池大旱
不涸水發橋淪率以舟渡往往覆不起河東始於
海西連漕河去德州不百里一名老黃河

孟姜堤

在鹽河南岸土人云卽哭長城處若然乃齊時長
城築之以拒燕者非蒙恬所董役也堤東自海七

百里西繞河南千四百里皆高岡若城史稱蒙恬
絕地脉豈齊亦以是亡耶

仙鶴廟

角直東有仙鶴廟爲崑山顧氏墓西洞庭又有角
頭疑皆因角里先生角直志稱陸直獨墅俗呼獨
樹陳河俗稱沉湖

景州

州首翊燕京宜崇嚴邑而壞以土墉堦同廣莫爲
漢周條侯食邑

肝胎

南渡每歲納幣於金金使人卽貯受之余友王
伯泰有三朝會盟錄二百卷北岸小山受幣處也

國朝縉紳經此肅衣冠遙拜

熙陵於東南

涿州

因翼德有三義廟大著靈特

世廟時 景王之國遷延不前夜夢神人戟鬚容

猛持矛呵王王驚不俟芻鳴馳去萬曆中余鄉紳

徐 甲戌進士宦蜀中土人張網江流獲一首

題金鑾盃云前將軍張飛凜然如生不敗魁梧異

今人數千年浮沉江中一旦出人間此何意耶傳
案相傳嘆異累日具禮葬之山中余師董鳳旣詳
傳爲徐受經弟子徐諱生按三國志自右將軍遷車騎將軍不知何以稱
前豈聞中之役復有後命耶

鄭州

宋三關也小說家稱楊業第六子景駐師於此其
友曰孟良焦贊皆勇冠三軍景痛父令公歿李
少卿碑下潛使良入虜盜骨歸葬焦屬垣知之私
踵良後乘間先良盜骨良夜遇之不知爲焦也自

腦後槌之焦流髓死良累今公骨歸報與景心疑
焦之竄去後有自虜中歸傳焦死今公塋處蕭后
大喜臨朝受賀孟始知嚮夜擊歟爲焦痛絕悲思
不已卒自殺院本亦有偷骨四折爲元人作造語
奇峻得西京風骨景累受王欽若誣貶謫窮海母
余太君英武不愧令公子孫多奇遇不羈相將入
太行屯牧自由至今尚在其訖多不經然非令公
已下意氣絕倫安能使人千古摩神習習猶有生
氣耶曾聽評家稱藝祖少年爲酒徒無賴竊迄禁
院遇釀醞盜嚼之至於微醉而半飲不已見酒缸

中有冕旒龍袞人怒以爲酒神斬飲呼神起飲與
白打疑其故匿照他缸亦復有之益怒持白棓擊
缸酒悉傾因大笑且飲且擊沉醉鼾轡酒缸間子
夜稍醒懼禍不測越牆逃遁時隆冬上帝遣龍師
吸大雹如專車擊御苑宮殿一時皆傾缸跡悉泯
竟得免死題曰冰打御花園絕倒落人鬚囊故老
相傳宋孝宗欲怡太上令史臣編小說數千種余
所抄燈花婆婆種瓜張老平山堂小說皆其類也
噫孝於嗣父而逆於嫡子孰謂天道有知哉余隣
張國維嘗述其先世云昔高宗將從武穆北征檜

請問晁曰宣和若歸不難以太上退處未識陛下
何以待靖康高宗默然由是寵眷日隆言興師者
耳填矣至誣殺武穆亦詆其密受欽宗蠟書報以
誓相推戴云噫若然則光宜子高少酬其不弟且
因兄而歿父於沙漠與弑逆何殊當時若聽武穆
直抵幽燕不待黃龍痛飲而二聖南歸矣此肅愍
之功不下中山也然非

景皇之友愛

英廟何由旋旆哉其策出於公羊何以用之輒効
春秋之宋戰國之趙僅一隅耳猶知出此南渡襲

其姓號而故智不師竄沒海隅宜哉

宿州

驛名睢陽非張許歿守處也睢陽今河南睢州宿州城河出鯽風之供

御饌腹中藏肉土人私市故珍之

普拿錢

或云普拿猶言皆要地又云是虜遺音

自徐州至德州使普拿皆開元政和大觀宣和耳大觀錢最美自景至涿州皆使小好小好即史記註肉好是也多天祐天聖天元元祐祥符不知與普拿奚別但稍完整耳自雄縣而北皆尚萬曆

善家橋

其水即滹沱河余於西山度滹沱水勢如沸浪聲無風而雷至善家橋聲寂矣乙卯秋於七月初四未過前辰刻有日者推命橋上適奇中驚動市人且積日也積日聚百貨爲市橋忽傾仄土人三十餘經過者不計東流如弩莫能踪跡時呼日者爲推命鬼日者沒而復出豈天假之以溺羣魄耶時有一船亦覆仄者十餘人死生之不測如此土人謂余經蘆溝橋水爲渾河水勢惡於此百倍則余涉於西山或渾河耳

皇上戊子幸西山壽域率輔臣踰嶺觀渾河因念
黃河世爲國患 諭侍臣宜慎簡掄太原王相國
有記則西山之河非滹沱明矣

琉璃橋鐵柱

世目爲王彥章鐵篙長幾五丈上方四面各闊尺
許重數萬斤無論人力不支即其方規似亦難於
運用余叔父叅知季鷹君云此地多龍龍性畏鐵
植鐵以拒龍戲然燕京有家琉璃橋及蘆溝橋下
人又言龍每乘春水南行輒從橋下過欲謁水神
也若然龍豈畏鐵哉王將軍忠勇冠五代神力豈

容思惟

鄭州二

國初有城

太宗怒其固拒靖難後盡夷雉堞今土壘猶存若有慘色

雄縣

相傳爲天雄軍此地無險可據不堪虜騎衝策豈修齋誦經能免耶是時宋都汴梁去天雄甚遠或契丹取道河中則城有所不攻耳不然豈所謂楊景小字六郎者方鎮三閩耶當是時宋若於天雄

出銳師數萬直擣幽燕或伺虜東還要其歸路亦一奇策萊公遯回請盟或意欲出此而撓於同事是亦天也不然可以免靖康之禍抑六郎駐鄭州猛虎在山黎甿爲之不採其子明之倅乎小說稱欽若私通契丹足底鋸盟誓之詞則契丹經天雄而不犯豈要言是踐哉歸天下之惡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獻縣水

土人云乃西瀋沱分流

即東漢河間獻王地嵒城北百丈每歲秋水西發淹迷行道質舟浮水十八里始可陸行昔水發河

間近歲開府邊公任丘人尤水澆河間遂塞上流
作堤建廟以示不移水名黑羊河先時有謠云鞭
驅黑羊至是應識焉於是河間始爲平陸而水浸
淫於獻郊矣土人云河間戶口昔稱繁實者蓋民
資菱藕魚族之利今雖粟黍依然而祈年不滿戶
口蕭然獻縣秋時被淹冬初水退麥根藉水滋春
無旱苦水中細柳野蒿資鷄雀造燭之用水艱於
途人土著不厭也若邊撫臺者以方五代之邊苦
薩未知何如夫興利除害廟堂自有定謾土人
之口其可馮乎吾第頌河間之功而已

河間

石城古黃河於此入海曰滄曰瀛因水國也今黃河日徙而南余庚寅至已酉時往來其地猶見採蓮之舟棹歌盈耳乙卯秋重經其地雖浮梁尚在而苜蓿迷郊嚮之茫茫僅於秋日一見之獻縣矣

毛公祠

河間縣北有漢儒毛公祠

司馬氏

任丘縣石城道傍有漢司馬氏後裔坊豈自別於司馬宣王及涑水溫公耶其地爲衣冠藪

東昌府

古聊城也中有鼓樓甚雄麗何不祀魯仲連於樓間東嶽廟亦弘麗

滄州

鐵俊猊甚巨一足藏盜三十餘豈守光父子所鑄耶何不度乃爾去城幾二十里

嚮馬

初以一人雄二斯旁矣射用暴矢而鏹其首不鏹聲如風華

余庚寅甲午猶見懸首柳間今絕響矣由女墻長望足以拒其衝突相傳亦江陵功令昔趙會元家居喜挾資作賈賊莫敢睨犯者輒命中一日於道

中逢後夫鳴鞭經橐間撲趙弓弦笑曰勁哉弓是人甫傍馳前騎已報刦矣趙挾矢躍馬控弦未滿而斷盜割於撫弓時特存數縷俟其張耳趙怒思同籍某去道傍不遠借良弓踵盜後盜方分貲柳間趙鳴弓大呼盜驚走鳥獸散盡獲前貲自後但令蒼頭將事不復躬行矣匈奴入寇相戒去趙居百里牧畜銘趙字於鏑至虜地輒送入塞趙多方畧不特勇技也有捕盜人殺賊經年矣一日校射軍營見稿衣白馬婦人突入竟射殺捕盜人羣騎合圍遮之婦人雄麗絕世語諸騎曰能射中我幸

不虞當失身須臾始就 國法諸騎各自喜方整
弦張弓婦人忽衝塵而出其多方悞之乎

鄭州

州北通水苜蓿長其中民資茭菱中流水黑色稍
北漸清掬之亦微黝水通琉璃河舟行可抵橋下
土人云水出牛闕山在京師東北通海余嘗作薦
北遼數策馬涉河未嘗見黑水然數過大河或涉
而不知也

高郵邵伯河

即白馬河一望極天昔年舟行河中不特風濤無

際刦賊恣意殺人往往與長年共謀鼓檻而遁彈
詞家載蘇縣令事可駭也江陵奔喪歸惡其瀾狂
入朝諷潘大司空築堤障之潘任曹判官董其役
堤踰年始成曹以刀筆吏起家遷官至鹽司三品
華亭人至今行兩堤間真如明鏡中也

雄縣

土城南有古尾官橋爲白溝河下流北渡王交橋
河小而渾雄縣城長於南北視河間尚廣但多空
耳古雄州劇地道傍皆通舟楫

白溝河

成祖大戰處水勢平衍易水至此東注易地釀名酒蔚坎之聞范光甫爲邊郎稍變釀法酒味始衰蔚不如遵化冬釀羊羔酒六月都無羶氣世傳王元美先生品襄陵酒第一叩山右諸君云甚釀纔傾一盞便醺友人張翔之諾我負一人荷二經至燕道遠竟莫致也生平於張無隅邸中飲桑落酒色白如雪輕滑而香似不從人間來云出真定張湫亦沽之色味殊劣桑落一云霜落記釀酒時也乙卯冬旅燕中虞原見時惠我清豐桑落暨才酒才酒奪長安諸酒味其桑落則不如張甚

交河

遊人經其地城偏獻縣東南萬里交河水北流乃
西域車師前國王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
交河願爲雙鸞度中洲指白鷗也燕掠水而不浮

新城

城南建二忠祠爲張樞密叔夜文丞相天祥祠不
作碑使小人不知祠意余謂祠不必作記鐫本傳
足以示不朽矣一絕吭於渡河一就戮於燕市信
不愧此土將入門有文昌閣七十二化爲蜀王建
太子名元膺被誅一云卽張仙乃花藥夫人託言

以祀後主然老泉祠之而生子瞻子由神稱梓橦
涒其自也二郎神亦蜀神吳人崇祀冕謹司禍福
主狡獪江東神姓石名固江右貴溪人吳中建廟
營前神祭須白鶲耳微聲禱必撼其耳我

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河將貸其牙纛爲檣叩神
得世間萬物各有主之句不聽卒取之凱旋奪神
籤以畀關聖江東祀始衰吳人又祀劉猛將云是
劉猛昌弟而民間祀本稱劉爲青龍鎮人困於後
母棄溺死故披髮不冠君子性圖經自據又有
氏施氏宋皆號相公宋嗜鳬血佑客多祀之廟祝

一朝市血千錢施廟北寺右宋廟北濠咸稱南朝
神乃扈高宗南渡者非忠義之氣鬱而不伸曷能
至今耿耿哉又有晏公亦江河神王伯毅指爲晏
子不知何據王之先烏姓烏獲之後從三寶內侍
循海跡建文時從行皆給金符烏墮符海中法
當死遂亡命江陰變姓名爲王氏後再遷吳門

金龍四大王

武林人謝氏宋末不仕讀書金龍山中聞元人破
城投錢塘死

太祖命將北征神從雲中建旗鼓臨虜虜大敗諸

將上其事遂有是封主黃河風浪神異立見其詳載河北祠記余中夜嘗聞滔聲如闕內霆鞭雖晝亦時聞之有時數丈之水須臾輒涸涸忽立波非神而何

涿州

閼北有河名北閼河水北決去橋幾里許其水出西山亦發源黑羊山北行更有河名虎狼橋石甃亦圮

聖明遣中使齎內帑數十萬金董役弁徒舊閼橋於新河未至琉璃河南有二流一石梁一土橋

琉璃河

市名燕谷谷猶鄒生黍谷也塞土如葭管之處待律而飛見燕如見黍焉橋亘二里皆石甃雄壯可入燕都賦水不巨而聲激橋石如雷

良鄉

在琉璃河北四十里石城南有舊店道敝成河高岸爲谷信也

高唐州

孔道之處凡十一民苦於郵傳土無十石之儲昔江陵時天下郵貲歲僅十三萬今至九十三萬憲

寧特邊鶴因國哉當世有管夷吾節鄙其首矣

良鄉二

經文廟前甚隘泥濘不能下拱立車中稍開地而障之以墻亦飭敬要務也

九女堆

濟寧北有九女堆石馬坡

句曲亦有之

王招討墓三

梁招討王太師墓在汶上縣西門其翁仲石馬皆
棣落縣尹田公遷唐牛駙馬墓石像易之雄偉精
工足稱太師英武弁徒駙馬碑鐫新廟文太師昔

膺

成祖御祭

開家河

開家河有二石人男女可辨每年出一貨以贍民

夫子堂

經青浦白鶴港港西有夫子衣冠墓道士人稱夫

子堂

阿井二

阿井之泉九竅施都官復其故丙辰春重經井左

割雞嶺

割雞嶺劉撫臺所疏豈武城故址耶

爨父

萬曆乙卯山東大旱百卉俱盡有父死子爨之官叩其狀子曰父不我食且食於人官涕泣死之

人羹

道出臨清南執鞭人指東遼曰走此是饒人肉五十里人羹一盞小好二文

不執生

丙辰夏山左霖雨五穀棉花不種而萌迨秋大熟顧流離不返千里無烟

人行

山東大飢男女西走中州南渡河淮淮撫恐其生亂約法拒之日歾數百人所在悉立人行夫沽父育幕市不就朝餐俟以舉火

詒印

刦賊攻山東一城破縣令踰墻走遺印衙中募人恥之而賊方徘徊募莫應也一役夫請入戎服麗裝持大刀直上堂事謂賊首曰某受縣令異寃幸大王舉義師得圖報復請代大王搜食其肉賊聽令人懷印腰間復提刀出謂賊曰逸此冤家請不

如灰賊慰諭解去

散黨

乙卯山東賊攻城破邀獄囚俱去囚佯喜請爲先驅因訖賊曰得城不守終將焉歸某請從大王掠他縣此地畱悍帥守之庶大事可就賊然其計令爲前導因乘間逸去賊黨分勢衰旦夕悉敗

盜蹠

余叔父季鷹君嘗曰粵人呼引盜入曰蹠山東飢盜皆潛孔道田家日晏相與酣歌於途視客參可圖則羣起掊擊掠財厚爾目家各鳥獸散蹠猶云

脚也言若賊之手足抑心膂矣

梁山

梁山泊有小梁山爲宋公明分金處分金井尚存
新建三十六頭領廟大梁山乃公明結寨處舊有
廟每年四月初八出會民被盜者控之輒應盜斃
豈山兒提轄惡其辱莫歟

直河

直河別道有絡馬河清江浦閘外有別道曰楊家

廟

黃家口

桃源縣東二十里有黃家口通海在河北今口已
闕乃楊撫臺疏之以洩河水欲免

熙陵之浸也

三汊河

三汊河有巡檢司駐河北

泇河

泇河口有石梁半湮倚水一隅以土橋接之亦不

滿半

田家口

田家口乃直河與董家口之分路爲黃河所突其

浩渺漫無際

梁王闢

經伽口即泇河有巨室大鎮也一名董家溝梁王
闢有梁王城

盤門

盤門外有郎家坟娘娘坟參亭青松菴仙人堂俱
可遊據志云張王士誠母偽太妃塋處故曰娘娘
今吳人呼女媒曰娘娘則不必太妃矣

北固

瓜州與鎮江渡口相對而郭景純墓爲首濱金山

之龍王廟爲次溜船走溜中多沉土人貪航程稍近故沿習不移議者謂瓜州之東有新河故渡口也若移渡於新河而决焦山之沙帶以通舟楫可永無溺溜之虞

北固二

又無梁殿東新建玉帶橋泊舟其下俟溺者拯之甚便造舟須二十金復置田數畝每年計米十二石募操舟二人便可終歲將事嗟乎孰與造慈航

燕中歲時記

元宵燈市奇貨畢集輒貸諸侯及貴戚家珍異羅

列肆中招揀衆視玉帶一肆輒十餘圍惟前朝
中物不可思議士女乘月走三橋云一歲無疾因
相將摩東西華門默面越夕如鏡亦以梯祥

正月十九遊白雲觀名燕九一云闔九因丘真人
以是日毓闈入世祖大內故也盤馬殆千騎率皆
中官將種

清明遊滿井高梁橋燕中婦女帶九梁金冠高尺
許持銀三錄租珠額雲肩綉袖乘肩輿携酒盒倩
鄰家女僕至高梁橋柳堤邊脫裙張柳樹下趺坐
二醉樹間嗣後貧至乞丐市人競指之曰是常爲

人過者爭出酒食金錢畀之否則呼呼竟晝夜不獲一錢吁爲人若此亦甚易矣孔顏溪刻几誤煞燕人四月八遊戒壇中官持錢施澑於方僧諸妓各置一棚以蔽澑具棚有軸便於移徙惡少繫馬於棚鞭之棚走如飛而澑不敝

五月遊天壇曾至浴室雙壁皆錫成其中貯湯以障風也行宮悉髣髴大內

文皇西嚮坐坐具卑隘

秋夕砧聲竟五夜 中秋祀月鏤玉兔擣藥圖

祀畢焚之

重九有寒色登高者寂然間有至興德寺臺臨水北眺者稍西爲關聖廟臺亦北面軒朗似勝興德十月朔婦人登炕如蟄虫不出矣

長至繪九九圖作圜形而中空每九日滿則墨塗一圜或填以朱客中觀之壯心幾不自主長至日吉服朝賀緋衣如歲朝

吳門歲時記

元宵於市中擷綵竹間繫燈其上道人從燈下行猶有作燈謎者解之無不絕倒

二月遍遊諸山而十九至支硎土女艷妝天下無

兩洛陽女兒多恐狐翁覩吳門應愧作夜郎王也
萬曆甲寅四月初八塗臺楊修齡觀洛於北寺塔
四月十四呂純陽誕辰百伎填集福濟觀而管絃
爲鼴攘攘迄鶯鳴明晨市花竟日

瑞陽觀躍龍舟於閭門間至望齊門艅艎醉醯鱗
次相擠有墜水死者惡少年亦率逞其雄兩臺力
禁今寥寥矣

六月二十四日遊荷花蕩卽黃天蕩南岸也舟泊
西蕩口而不至蕩中未嘗覩蓮花面也何必見戴
吳人有焉

吳人昔年夏日皆遊石湖邇年競泊閭門北陽城
河緣長年慮石湖行路南風作石尤暮夜苦蚊蚋
故揚言城北饒風實無地間柳陰而遊人將錯就
錯意與長年共耳苦耳按郡志陽城在長洲縣東
北其左有陽城河或疑爲鶯脰河又在太湖南則
此地疑名自後人故志不載

中秋無貴賤悉至虎丘虎丘最不宜暑至是涼颸
薦爽千人坐又作酒肉塲矣姑蘇志載歲時頗詳
獨缺中秋豈爾時風俗猶朴未解看月耶長空萬
里玉盤金盤理滅二百年辜負遠梁不知幾度

中秋夜吳人悉度曲于虎丘昔年張都官銘盤喜南音中秋俟夜將子率友人趙五武三坐石塲前曲纔命口山中萬音俱寂迄五更終無一人嗣起今則凡嚮迭奏陽春下里雜沓無分起周郎於九原不勝狼顧矣都官謂余言少年有血疾養疴舅氏家舅氏善音律乃習其技不特病已於制舉亦忽有悟公孫舞劍不特通書法也張萬曆丁丑第譯新

十八夜看一串月月初起時於流雲亭東望數堤相間一堤水中現一月相已而中流之月忽疊爲

三滻舟歌欸乃而破之錦鱗千頃如開元主羨廣
寒而未奇也遙瞻寶帶橋下一環成一月約二十
餘一一如十五夜時土人指爲一串者是已食頃
倏散因月高耳

重陽類稱遊吳山實不登吳山而涉吳王郊臺之
右面石湖坐画船蘭漿俱泊行春橋下簫管雜絃
謌居然太平盛事

十月後遊不越虎丘亦無常期不足紀矣長至一
如平時無復曩時罷市

金陵歲時記

上已登雨花臺酒腥肉齋支硎不能過也而乏遊女雖平康竟無一人清涼山春月率登之猶吳人之虎丘自清涼之雞籠幽邃如行深山

端陽重九率齊王孫主之龍舟躍桃葉渡間登高半在牛首

五月十三遊弘濟寺燕子磯吳門亦無以踰之百伎集關聖祠前不特龍舟也

中秋多之棲霞牛首友人錢簡栖有金陵明月篇堪與仲默毒逐

燈夕甲江南市人苦旱則燃燈不必元夕詭異特

甚燕之拙吳之靡方斯劣矣羣形出沒燈影間倏忽萬情疑必有本友人陸天倪有金陵元夕篇不減帝京

余自庚寅迄丙辰居燕十七旅吳者二故鄉不滿一而金陵則未嘗經年淹也然倏歷三時可謂久矣因記燕吳遂弁及之

虎丘劉氏墓

劉氏墓白玉蟾相地在虎丘將指穴叩主人云君欲三代後世世三公則請北落如欲貴自令嗣則前十文科名亦蟬聯但不極耳劉不耐寒素因亟

請前至今如白語

虎丘雜記

虎丘寺

老僧隱竹爲余言山有二寺分比丘僧比丘尼僧居西蓋宋元時也果爾僧尼如頤冒遺呂后書誠兩便矣

雲巖

山巔南望爲羣木所遮惟登萬佛閣可眺一二山東梅花樓遠眺諸山障若屏帷

虎丘養鶴澗

澗夷爲平土余欲濬白蓮池因疏石橋下自南流于西直抵石壁復環北而歸劍池寺僧諾我矣

劍池

余家王父三江公嘗謂叔父溟鶴君曰余居吳門幾二十年其時劍池水猶通海湧峯細流從三山門西下後寺僧以堪輿家言漸淤之十年前石觀音塔下猶有石橋今悉湮沒

虎丘香花橋

寺中老僧爲余言寺之二山門有橋通東西水未塞前寺僧多慧率天塞後多蠹而壽噫不信一丸

泥乃消靈散酒肉丹也

虎丘石井

石井在劍池西南嶺上隱石觀音殿北非藏經閣後也觀音妙智力十字刻像前

虎跑泉

萬曆辛丑間有無籍投其外寺僧受誣因塞竇至今

虎丘山門

老僧言寺山門舊嚮東開由白公堤而入至二函

門始南

虎丘福圓

四面皆水高岡如城惟退居後鑿堤引一水入抵
南轉西而止似與堪輿家有妨

虎丘田

虎丘無田可耕田悉在水外

草木

多古榆 松猶存萬松所種 山北址玉蘭於平
遠堂下望姻數匹白地明光 岗有黃連樹

壇西張氏杜鵑花發妖艷一時楊州瓊花何以稱
絕 山門風揚數株增措叙之勝冬月樹影落衫

袖間宜一二幽人

草

山中多何首烏

獸兔狸獾

禽餽雉山多惡鳥鶻鵠鶴鶲爲益未聞彈孔雀肆鷗
鶴也春來亦饒百舌黃鸝

茶

產西山者佳東山亞之灌以糞則不香過黃梅則
味劣歲採不數斤而郡邑命衙官擊柂守之以供
好事住持歲費二十金真山靈妖孽予有勸虎丘

僧伐茶說

志中叙僧月堂

有徐文貞公詩蓋文真公誤耳公名琰

余嘗讀書虎丘擬爲修志而未遑也聊紀數言於筆間屢回山陰之棹有使然歟

鄭花巖

姑蘇有兩獅山一首嚮胥門曰崖萼山右曰鈴左曰索是王僚塋處

一曰獅子巖俗名獅子口首嚮太湖若奔渴而飲者領下有鈴鈴東南埠若瑟瑟之巔題曰鄭花

巖字大徑尺筆勢遒勁相傳爲宋人書其地一名
臥雲乃文正遊息處余友范象先塋兩尊人於鈴
下未幾年育二子鄭花攷花木志皆不載詢之獻
老亦不知象先云卽施子花

呂翁

余先人嘗與客言呂翁曾至酒肆飲而不釀踰月
將別飲至醉持柶皮畫兩黃鶴於壁謂主人翁曰
是可代值也招一鶴跨之凌空而去所蓄鶴俟客
至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惟主人是命於是飲酒
傾四方酒家遂致鉅萬餘年鶴漸隱去余嘗於春

申浦南岸遇武人泊舟載黃鸝二

呂翁

先人又言呂翁於吳門黃省幹家司剉藥元宵夜
主人令抱幼子觀燈遂移之遊閩夜半歸滿袖携
荔枝香爾時此菓閩亦不鮮疑從閩苑中與蟠桃
俱摘

李福達

李福達袖中有銀獮猴如豆嘗使行酒酒之所在
獮猴至焉矯捷如生一日有人拒飲猴攀是人鬚
爲虐而禦酒如初李於袖中驅小獮猴數十入鬚

間洩溺如汗是人益怒道人抵掌笑曰獮猴經至
矣鬚髯皆成絳樹已而交合精溢其中如雨木冰
須臾盡生子啾啼如秋天將雨夜其人惶怖伏地
請飲李大笑以袖歛之寂靜如初

橐駝

其交合惡人窺窺者必窮之或邊人云橐駝醉柳
見柳則睥睨不行大將移家率數十頭